



“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取材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真实罪证影像的电影《南京照相馆》正在热映,该片点燃了暑期档观影热情,上映5天票房破6亿元,位居单日票房榜首。

电影从一间照相馆、几个普通人的视角切入,展现一段不能忘却的抗战记忆。日前主创团队、相关专家纷纷发言,讲述影片创作历程和背后的真实历史。

照片无言 历史有声

影片讲述了一群生活于南京的普通百姓在吉祥照相馆避难,被迫帮助侵华日军摄影师冲洗底片,意外冲印出了记录日军屠城罪证的照片,并谋划将罪证运送出去、公之于众的故事。

“在那个年代,照片记录的都是人生最值得留念的时刻,一张照片往往承载着一个家族的记忆。”导演申奥认为,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发动的舆论战、宣传战无处不在,一些照片一度成为军国主义操纵舆论的宣传工具。

本片通篇以照片为叙事核心。子弹上膛、胶片上卷;扣下扳机、按下快门……影片一开场,一段蒙太奇手法将枪击和摄影的过程交替展示出来。“开枪和拍照的英文单词相同,暴行的实施和记录形成了呼应。”申奥说,照片此时成为日本人的战利品。

在影片中,观众可以看到,侵华日军逼迫中国百姓拍摄所谓“亲善照”,枪口下的平民被迫在镜头前微笑,一些照片在无形间也变成篡改历史的帮凶。

主创谈电影《南京照相馆》:

守护不能忘却的历史真相

平凡英雄 乱世微光

普通人的故事,往往更鲜活生动。影片采用群像叙事,展现了一群生活在南京的百姓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从求生到抗争的觉醒历程。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底片是日军暴行的证据,也是平民反击的“武器”。在发现屠城罪证后,这群普通人谋划保存并转运底片。他们展现出中国人的勇敢与韧性,彰显团结一致、守望相助的精神品质。

主创团队认为,保存日军屠城罪证并非一个孤胆英雄独立完成的事情,而是群策群力、团结一致才得以完成的壮举,因此影片从群像视角切入,着力展现小人物的无畏精神、团结意志和家国情怀。

铭记历史 吾辈自强

一张张照片、一帧帧光影,揭开抗战往事,传递深刻昭示。

在拍摄前,主创团队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城墙博物馆等地调研,查阅历史照片、书籍文献和纪录片等大量资料,并着重参考了华东照相馆、秦淮照相馆等原型故事。

“我们尽可能做到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呈现当时当地真实发生的事件,让故事更具力度和厚度。”申奥说。

影片中,躲藏在照相馆里的人们将底片护送出城。现实中,南京城内华东照相馆学徒罗瑾把16张日军拍摄的照片装订成册,后由爱国青年吴旋接力守护这些珍贵影像,才有了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也成为战后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铁证。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表示,罗瑾和吴旋保存的16张照片,作为法庭审判的重要物证,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说,宣传南京大屠杀真相绝非一日之功,需要久久为功。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不少观众通过影像关联现实,感受到历史真相的分量。

有观众评价,照片穿过战火,电影跨越时空,让课本中的文字变得更加鲜活,让孩子了解先辈的勇敢与无畏,更知和平时代的珍贵、吾辈自强的意义。(来源:新华网)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题材电影《南京照相馆》率先与观众见面。其特别之处,在于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影片以一家名为“吉祥”的照相馆为叙事空间,这个被高度压缩的封闭空间,使原本不同职业、素无交集的人物骤聚一处,迫使其在短时间内完成角色与功能的快速重组,在至暗时刻完成心理蜕变。小空间里的群像戏,辅以相机、底片、暗房灯等技术道具,这样的组合设定天然携带戏剧张力,这种从“求生”到“觉醒”的转变,成为电影的叙事内核。

摄影本是凝固瞬间的媒介技术,承载着拍摄者的意图以及被拍摄者的情感。而在《南京照相馆》中,这份承载美好的媒介技术却被异化为暴行的共谋。在电影中,日军强迫百姓摆拍的“亲善照”,挪用摄影“曾经存在”的真实性,用镜头前刻意安排的笑容、虚假的“军民互动”,妄图抹去屠刀下的血腥。可被强行拉入镜头的人们,脸上难掩的悲哀与恐惧,终究戳破了这场伪装。镜头能凝固摆拍的虚假姿态,却掩不住屠杀的罪恶真相。

摄影此刻沦为谎言的载体。而照相馆里那些被反复冲洗的底片,恰是对这种异化的无声反抗。日军欲销毁的屠杀影像在显影液中渐显,暗房里重现的画面终成暴行曾经存在的铁证,与“亲善照”的虚假形成尖锐对峙。由此,暗房里逐渐清晰的影像,不是对历史的割裂与掩饰,而是对被妄图篡改真相与记忆的修复与矫正,成为一种唤醒的力量。

“洗照片”是《南京照相馆》中最重要的动作与场景。电影让角色亲手操作显影液、翻动底片,把抽象的“观看”转化为具体的“参与”,重构其感知方式。观众亦通过跟随角色的动作完成情感投入,成为见证影像诞生的“在场者”与“证明人”。也正因此,摄影成为唤醒记忆、情感及责任的媒介。

记忆与情感总依附于具体的地方,《南京照相馆》对地方的书写与呈现恰是如此。这种对



《南京照相馆》: 记忆如何在底片显影?

具体地方的执念,使战争与暴行的残酷更显锋利。王骁饰演的老金在照相馆展开的背景幕布,更把这种“地方感”推向纵深:幕布上除了南京,还绘着北平、上海、杭州、天津这些被画笔凝固的山河,在战火中化作最珍贵的精神原乡,那是父辈曾经踏足或心驰之所,也是后辈再难凭亲历想象的地方。布面的磨损与褪色,凸显了它们在炮火下共同的脆弱,当熟悉的街巷沦为焦土,人们便本能地以符号重构记忆,用想象维系与土地的情感联结,确认自己的身份与认同感。当这些地名在银幕上一次次被唤起,笔者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歌曲《我的祖国》。

乔羽当年写《我的祖国》时,特意避开“长江”“黄河”这类宏大的地理符号,偏偏以“一条大河波浪宽”落笔,恰恰吃透了这种“地方感”的精髓。歌词里“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全是带着温度的具体场景,把人与河的关系织成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这些细节让这“一条大河”不再是生硬的地理概念,而成为每个中国人记忆里“家门口的河”。电影《南京照相馆》里的地方书写,正与这种逻辑同频。那些反复出现的地方印记,何尝不是另一条“大河”?它们让人们对土地的眷恋深深融进日常生活的褶皱。当这些承载着记忆与情感的地方遭遇劫难,共鸣便有了更沉的重量、更深的痛感。当人们再也不能在熟悉的地方见到寻常光景,那种被生生剥离故土的痛,才最钻心。

《南京照相馆》最终把浸着血泪的底片递到观众手中,这些底片里既有侵略者暴行的铁证,也有无辜生命的悲鸣,更有普通人在绝境中对真相的守护、对家园的执念。这些底片不是让我们困在过去,而是要我们带着它们往前走。记着那些守护真相的人如何在黑暗里举着灯,记着那些眷恋家园的人怎样用念想对抗毁灭……这份记挂,会是对和平最实的守护,对尊严最硬的支撑。

(高凯)

国产动画电影“接力”亮相暑期档

《浪浪山小妖怪》上海首映

国产喜剧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7月22日晚在上海首映。这部聚焦“小人物”的创新作品吸引各方关注,8月2日起正式“登陆”电影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脱胎于2023年初网络首播的热门动画剧集“中国奇谭”系列之《小妖怪的夏天》,是该系列的主创团队持续创作而成的首部动画电影。片中讲述了“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组成“草根取经团”,踏上一段跌宕起伏的西行冒险之旅。

《浪浪山小妖怪》延续了中国传统二维动画的表达形式,由一支超过600人的制作团队,精心打磨了1800多组镜头,制作了2000多张场景图,创造性地呈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意境和动画电影镜头的空间感,让水墨氤氲的山川云气在银幕上舒展、留白,富有东方美学气质。主创团队介绍,在历时两年多的创作过程中,团队坚持立足本土、传承创



新,同时又融入生活,以“草根”视角讲述友情、团队情、母子情、父子情和侠义之情等。动画片《猴子捞月》及“阿凡提”系列的编剧凌纾说,中国人的“悟空故事”“西游故事”需要不断续写、不断创新,这一版“浪浪山”视角独特,从一个侧面为观众展现了生动而充满人情味的英雄故事。(许晓青 张璟怡)